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一二九」
「一二一」

學生運動資料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東北籌委會宣傳部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群眾，

在我黨領導之下發動了英勇的愛國運動，

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使此種

愛國運動推廣到了全國各大城市。

——毛 澤 東

目 錄

「一二九」運動的作用·····	一
關於「一二九」和「一二一」·····	二
「一二九」的經過·····	五
昆明慘案·····	十一
「一二一」運動經過·····	十三
「一二九」運動中的青年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	十七

一二九運動的作用

（摘自陳伯達同志『一二九運動三週年紀念』）

中國雖有數千年的文明歷史，可是在近代却是文化落後的民族。因此，這個民族在近代每個劃時期的革命戰鬪中，時常是先經過一些較有文化素養的知識分子或學生來揭開運動的序幕。爲知識分子和學生們所首先發動的五四運動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序幕，這就是歷史最明顯的證明。這種知識分子和學生們在中國民族事業中之重大作用，恰是需要革命的政黨來加以重視的，一二九運動在新的劃時期的民族戰鬪中，也正是盡了偉大的作用。這個運動特別偉大的勞績，是民族大抗戰的以前引起了民族抗戰的大覺醒，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推動了抗戰，展開了國內民主的風氣，創造了文化界的統一運動和新啓蒙運動，提供了極大量的各種抗日救國人材（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一二九運動發難地的北平，在這些方面具有更大的貢獻。凡是在平津國防前綫戰鬪過的青年學生，到全國各地去，不論是哪一個角落，不論是在那一個部門，都能起極大的骨幹作用，而在全國凡是抗日救國運動展開的地方便會有一二九運動所鍛鍊出來的青年學生的蹤跡。這種情形，不論是在抗戰與抗戰後，都是如此。數年來各地最活躍的青年人才，有許多就是北平一二九運動所供給的——這話說來並沒有過分；同時，沒有這種人才，那末抗日救國運動在各方面的展開，是難於想像的——這話說來也並沒有過分。大批活潑的，新鮮的，極富於朝氣的青年人才在民族中的出現——這就是民族大覺醒的標誌。

關於『一二九』和『一二一』

——新華社信箱——

問：中國解放區青年聯合會於十一月五日發出紀念「一二·九」，「一二一」的通告。「一二·九」和「一二一」兩個紀念日是怎樣產生的？

答：「一二·九」和「一二一」是中國學生運動的兩個紀念日。「一二·九」運動發起於抗日戰爭以前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地方是在北平，中心口號是反對賣國，反對內戰，要求全國一致抗日，要求民主。「一二一」慘案發生於抗日戰爭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地方是在昆明，中心口號是反對新的內戰，要求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要求美軍撤出中國。

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的前夜，中國正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繼續賣國內戰的嚴重危機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政府下令「取締排日」。五月，何應欽與華北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簽訂何梅協定，撤退國民黨嫡系在華北的軍隊和憲兵。六月，國民黨政府下令「睦鄰」。十一月，冀東成立日本傀儡防共自治政府。根據日本對於所謂『華北特殊化』的進一步的要求，國民黨政府決定在十二月十六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時中國革命的主力——紅軍正在繞道到西北來，以便繼續前進到抗日前線。中國共產黨在八月一日發出了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團結一致抗日的宣言以後，正在積極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實現而奮鬥。但是國

民黨反動派不理會中國共產黨的愛國主張，繼續在西北『圍剿』紅軍。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革命運動在國民黨長期的慘酷摧殘下，雖然遭遇了極大的損失和困難，但是人民的抗日要求和內反戰要求卻不斷增長，並逐漸普及於一切愛國階層。北平的學生界處在日本侵略的最前線，處在國民黨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並由於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具有一定的政治條件和組織條件，就成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響應中國共產黨抗日民主主張的先鋒。北平的兩萬多學生，他們衝破了國民黨軍警及其大刀、水龍、木棍、皮鞭的鎮壓，舉行了兩次大示威。雖然有一百多學生受傷和被捕，但是不僅北平的學生沒有被嚇退，而且他們的運動迅速擴展到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漢、廣州、濟南、開封、太原等地的學生中，並且迅速擴張到城市的工人、職員、自由職業者和其他愛國分子中。學生們先後成立了北平學聯、全國學聯、民族解放先鋒隊等團體，其他階層的人民則成立了各界救國聯合會。由『一二·九』開始的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愛國民主運動，一直繼續發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的爆發，成為推動抗日戰爭爆發的重要力量之一。

抗日戰爭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要求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制止內戰危機，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主席，在八月底親赴國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其結果是十月十日公佈的國共兩黨會談紀要，其中規定着雙方同意『堅決避免內戰』。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及其美國主人實際上是企圖奪取人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的奮鬥成果，將中國回復到舊的黑暗的統治之下，並且由美國代替日本來統治中國。他們隨即撕毀了雙十節的協議，發動了大規模的內戰，進攻人民解放軍。到十一月初，國民黨政府使用於反革命內戰的兵力已達一百萬人，這些軍隊很多是由美國

派來中國的海空軍以幫助『受降』名義所運輸到內戰前線上去的。國民黨反動派和美國反動派的兇惡反革命計劃，不但受到了人民解放軍和解放區人民的堅決抵抗，並且受到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堅決反對。昆明各學校，其中主要的是抗日戰爭中由北平天津等地遷來的學校的學生，是這時反對反革命內戰，反對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進行反革命內戰的積極分子。國民黨及動派嫡系的軍隊這時已經在美國軍事援助下推翻了龍雲在昆明的統治，昆明學生的運動受到了嚴重的壓迫。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學生的反內戰座談會受到國民黨軍警開槍破壞。二十六日，昆明三萬學生宣佈總罷課。他們不顧國民黨的迫害，舉行沿街宣傳，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民主，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要求美軍退出中國。十二月一日，國民黨駐軍邱清泉和國民黨特務機關聯合攻打昆明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和聯大附中等校，毒打學生和教師，并向學生集合的地方投擲手榴彈，當場炸死西南聯大學生潘琰、李魯連、高級工業學校學生張華昌、南菁中學教員于再等四人。與反動派的企圖相反，『一二·一』慘案，不會把全國反內戰運動縮小了，而是把這一運動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繼續爲和平而堅決奮鬥的結果，造成了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停戰令的發佈。但是國民黨反動派仍然在美國反動派援助之下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令，重行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革命的大內戰。這樣就使得全國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人民和青年得到了一個根本的覺悟，懂得了爲着要消滅任何內戰，實現真正和平，只有一條道路，這就是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用人民解放戰爭，堅決地澈底地乾淨地全部地消滅國民黨的反動軍隊，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驅逐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道路。

『一二·九』運動追求兩個目標：抗日和民主。抗日戰爭，在『一二·九』的兩年以後是實現

了，並且在八個年頭中將日本侵略者打倒了。這樣就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替中國人民解放事業開闢了廣泛的道路和真正的可能性。但民主的要求，則不但在『一二·九』運動中沒有實現。抗日時期中在大部分中國也沒有實現。因此，在『一二·一』時期，仍然是一個中心口號。『一二·一』時人民和青年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美軍退出中國，這些要求，隨着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迅速發展，現在正日益接近於最後的勝利。

（陝北三十日電）

『一二·九』的經過

一九三五年，賣國賊蔣介石的代表何應欽在華北和日寇訂立了何梅協定，接着成立了偽政權冀察政委會，一群汗奸、特務、流氓在日寇唆使下，假借民意，要求華北自治獨立，而蔣介石却高唱『睦隣』、『親善』禁止一切抗日活動。在國民黨政府『抗日有罪』的反動方針下，全國人民對於日寇得寸進尺的侵略罪行，無不義憤填胸，北平學生首先振臂而起，舉行示威運動。爲了衛護祖國的獨立，他們在國民黨當局的特務、警察壓制和大刀、水龍的襲擊下表現出中華兒女堅決不移愛國的優秀品質。他們的口號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撤消賣國協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十二月初，清華和燕京大學都召開了全體學生大會，通過了向政府請願的提案，要求保障領土完整，反對『防共自治』，停止內戰，外交公開，允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並決定派代表到各校去聯絡。城裡許多學校也開了大會，選了代表。由各校組成的北平學聯，領導着這一行動，學聯決定十二月九日這一天全北平學生進行和平請願。西郊兩大學的同學清早乘大汽車進城，集合在幾個交通

要道上，免得軍警阻碍城裡學校的學生走上大街。可是八號晚上，就知道校車都被公安局扣住了。九號清早，西郊大道上屯集了攔路的軍警，燕大隊伍遭到了他們的追打，同學們從兩邊田野裡分散跑過來了，清華隊伍臨時改變路線，沿平綏鐵路走到了城邊。西直門禁閉着，全副武裝的軍警站在城牆上，如臨大敵似的，千餘人站在寒風裡，等待着交涉進城。却一直沒有消息。同學們聽說日本駐軍會經出阜城門打野操去，便分一半人繞到阜城門，那裡城門也關着，又走到火車進城的西便門，城門也關着，想趁火車進城時跟進去，但火車又停開了。城門關了一整天。一半人沿着城牆走着，向城上的軍警揮淚講演，向路上人民悲憤哭訴，一路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口號。另一半人站在西直門外，凍得大家直露腳。黃昏時候，外國記者乘汽車繞道出發來訪問，告訴大家城裡學生集合了幾千人在新華門，向軍分會請願，何應欽預先躲到西山去了。請願後學生隊伍在大街上遊行，被警察保安隊用水龍大刀打散了，許多同學受了傷。聽到這個消息後，同學們更加憤怒了，代表們商量之後，由一位代表站在橈子上對大家說：『今天我們清楚看見統治者的面目了。我們決不能白白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行動來回答他們』。

第二天，北平各報的消息都留下了一片空白，可是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了。一位教授說，當他們在王府井大街，看到這群赤手空拳的青年，喊出幾年以來懸為重罪的聲音，這時他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了。

全北平的學校一致罷課了。警察和密探就在學校周圍監視着。同學們出去宣傳，要分散成小股，迷惑牽掣着警察，然後跳牆抄小路跑到鄉村集鎮或是工廠區域裡去。我們管這叫做『游擊戰』。西郊清華園成了北平學聯的一個堡壘，校內救國會組織積極的同學担任糾察隊，把守校門，巡邏各處。北

平學運經過這裡和全國各地互通消息。救國會工作室之間架了許多臨時電話，樓下的印刷忙著出版宣傳品，郵寄到全國各地。校內也不斷貼出各地紛紛響應的情報。十二月十六號冀察政委會準備宣佈成立的一天，學聯通知舉行全北平學生的示威運動，並且佈置一部份城外同學作先遣隊，前一天就住在城裡，分別參加就近地區的隊伍。有些同學在這天晚上大吃大喝一頓，他們知道。北平城裡的街道明天得成爲戰場，他們拼了把熱血灑在那裡。

這天早上北平城外城的城門，都在學生隊伍面前關上了，各校的門口都有十來個大刀隊在把守着，不讓成群的學生自由出入，有的學校鎖上了大門，拉起了鐵柵欄。加了雙崗的街道冷冷清清的，時而走過一隊隊巡查的軍警。在這樣嚴密警戒之下，學生三三五五溜了出來，在臨時指定的地方集合，各校的大旗小旗撐出來了。幾個三五百人的隊伍，沿着一定路線去匯合各學校的同學，他們一路的喊聲，就號召了被關在校內的學生，大隊在一個個學校門口停着，在鼓掌歡迎聲中看見校內同學集合起來了，內外齊攻就衝破了軍警的封鎖，鎖了門的學校同學，由外面人扶着從牆上跳過來。隊伍越走越多了，西城的大隊，在東大宿舍集合，一路匯合了工院、平中、北師的隊伍，騎腳踏車的交通隊員來報告，前面街口已經堵滿了警察。大家擠進胡同裡，想繞道出現到街上，就在胡同口遇見了密集的警察和士兵。他們一色的黑制服，用一式的駁壳槍，扳開了保險機，把槍口朝着學生們的胸膛。隊伍湊的擁擠到前面來，雜亂的響着叫罵的聲音：『衝過去！』『你們不是中國人嗎？』『黑色制服的隊伍爲首的警官舉起兩手大聲喊：『同學們！我也是學校裡出來的，『我也知道愛國。我奉了上面命令，你們衝過來就要開槍，這裡一定不放你們過去。你們繞到旁邊胡同出去，我再來攔你們就不是中國人！』領隊們商議一下，大隊就順着牆根，走到阜城門大街上去。街的中間，幼稚師範的隊伍迎過

來了，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喊口號，排尾是幼師附小的女孩子們跑着跟着。大隊停下來等着她們，掌聲喊聲歡迎她們，看見這些孩子們冒着危險跑在佈滿刀槍的大街中間，我們許多人聲淚齊下了。把女孩子們夾在隊伍中間，大隊又走上鏡湖、弘遠、志成、女附中、中大一帶地方去，前面後方警察，保安隊，摩托自行車跟隨着。去到通向西單大街的巷口，隊伍停了下來，八個人一排互相緊扣着臂膀，把女同學年幼的放在中間，一齊衝鋒似的跑到大街中心去了。街的兩頭都集結了黑色的武漢隊伍，大街上也被擋住了。學生們站在凍冰的街道上等候，交涉結果，後面開來裝滿穿着保安隊制服的兵士的載重汽車。他們拿着步槍大刀跳了下來，和街前的警察一齊動手，殺進學生隊伍裡來。同學們紛亂向房邊巷子裡奔跑，有的低聲告訴別人去到新華門口集合。這些同學除打傷和被捕之外，都各自按着傳來的喊聲和街上凝凍的血跡，撕碎紙片，找上大隊去了。

城外的燕京、清華隊伍，在西邊門外那裡，用百十人排起的臂膀衝斷了城門的鐵鎖。東城大隊曾經奮勇搶下了水龍，嚇跑了警察。南城大隊曾經拋石頭奪木棍和警察們在街心巷戰，各方面的隊伍都匯合在前門外大街上了。幾千萬人齊聲吶喊。要求進城門時，警察阻止不住就開槍，學生們又亂了一陣又聚集在街上。大家決定到北平下層民衆的熱鬧場所——天橋那裡，去開市民大會。會後又繼續遊行示威。城門處處關着，城裡的老同學歸路斷了。黃昏時候，大家在宣外大街上休息了一下。要求軍警開城門，當局推托着拖延時間，到天黑了，才提出說要郊外的學校學生先回去，才答應開城。燕大、清華的隊伍在熱烈的喊聲歡送中，離開了鬭爭中的伙伴，完全想不到當局安排了一次大規模的毒刑。直到夜已初更，幾千人的疲憊隊伍，還被關在大街上凍着。然後突然街燈都滅了，兩邊胡同衝出無數拿着大刀の兵士，亂砍這群又冷又餓的奔走了一天的青年。第二天當局還下命令，各醫院不許收容受

傷的學生，又給行兇的軍警們每人一天發了一塊洋錢做犒勞。

罷課繼續下去，北平各院校當局奉命提前放了寒假。許多同學回家了。留校的同学發起組織進京請願，十男一女十一個同學每人騎一輛自行車，把簡單行李放在車後面，沿途作宣傳工作到南京去。學聯在年前作了決定，組織平津學生南下宣傳隊，到平漢鐵路沿線的鄉村去宣傳。留在學校的一部份最積極熱情的同學報名參加了。

新年剛剛過去，這批大學中學的男女學生，像一群旅行郊外的快樂青年那樣，成群結隊離開了學校，爲了躲開警探們的眼睛，他們是不預先指定的鄉村鎮甸上集合的。他們一路唱着新學會的救亡歌曲，路過鄉村就分散工作宣傳訪問。夜晚住在村鎮學校裡，一個挨一個睡在鋪了稻草的地上。正是一年最冷的時候，可是一天到晚奔走呼號，冷也不覺得冷了。他們和鄉間那些孤寂而又熱情的小學教員最易相處，給那些實際工作中的青年一些新的思想和責任。每天清早有人連臉都不洗，吃了大餅油條鹹菜開水，圍巾凝結着鹽氣的霜花，就上了滿是浮土的大道。農民們開始是不了解這些「洋學生」的，以爲是來傳教的，因爲他們和老百姓用的不是一樣語言。會說本地話的，有宣傳才能的人被發現了，大家都跟他學習。從訪問談話裡，他們了解了農村生活情形和租佃關係，使很多生長在飽滿、豪華家庭的少爺小姐們，驚訝得睜大了眼睛。他們開始在訪問中注意調查，在會議上報告民間痛苦，人民的災難，過去的反抗，漸漸和民族的危亡一樣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十來天後他們到了固安。縣城一連三天關着城門，城外的大車店裡住滿了陸續到來的宣傳團員，城裡簡易師範的校長和學生代表，夜裡跳城牆來慰問他們，告訴他們說縣署前天已經得到了從北平方面的電報，說三百個共產黨員已來到固安，命令縣上戒嚴（這位校長後來被撤職失業了。抗戰以後聽

說參加了根據地工作）。北平學生三個團和天津的一個團，在這裡匯合在一起開了一天會議，又休息了一天，大家交換工作經驗，討論宣傳內容，會上由學聯代表做時事和工作的概括報告，最後他引用雪萊的詩句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三天之後，他們帶着新的準備，又分路出發了。可是北平派來的便衣手槍隊也追上了他們，在涿州前面的高碑店。他們被包圍起來，強迫當天晚上走到車站去宿店，他們堅持要軍警撤退到圍牆外面去，由大家開會決定答覆，在大家痛哭流涕掉淚的討論後，他們決定回北平去。可是下鄉宣傳的目的和組織絕不放棄，大家都舉手宣誓要永遠保持這個組織，直到目的實現那一天。在黑暗的夜間，他們聯着臂膀，爲的是不叫一個同伴被人抓去，他在武裝監視之下走向車站。一路上像赴義的囚徒一樣，高喊着憤怒的口號，走過兵營的時候，他們向駐在當地的東北軍喊：『打回老家去！』在車站的客店裡，他們一百多人坐在三間打通的大房子裡夜間抗拒了企圖解散他們的特務隊伍，用木器和澆水打退了便衣手槍隊拿石塊和放火嘗試的幾次進攻。最後講妥大隊分成兩隊住在另外兩處店裡。他們渡過了沒有睡眠的一夜，第二天清早就押上了第一趟開往北平的火車。

留在北平校內的學生，列隊歡迎被押送回來的下鄉伙伴。迎接的人們熱烈鼓掌歡呼，許多人的臉上不覺的流下淚水。幾天之後各校南下宣傳的同學都發起成立了救亡團體。清華裡的名稱是『救亡先鋒團』。這個團體不久之後招待了進京請願回來的十一位同學。他們一路騎車向津浦路走去，其中一個女同學還是拖着病了的身體。他們到處喚起了當地青年的熱誠，受到熱烈的歡迎，一直走到了南京。可是這個大城市裡，沒有一家旅館允許他們住宿，最後他們找到了國民大飯店，住在隔壁就是特務住的一個房間。在深夜裡，他們每人被兩個便衣挾着臂膀，從後門架出去裝進一輛大汽車裡去，連夜載

到江邊的秘密監獄裡。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車送回北平的道上。這十一個同學回校之後組織了「車社」，「救亡先鋒團」和「車社」的青年學生，後來都是「民先」的基本隊員。在全國救亡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就是一二九運動中產生的。

（摘自解放日報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

昆明慘案

——解放日報社論

本月一日，在昆明發生了全國二十年來未有的大慘案。昆明學生爲了表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於上月廿五日舉行大會，決定罷課。本月一日國民黨派大批特務到各校強迫復課，在師範學院、聯大、法學院等處投擲手榴彈，學生四人重傷逝世，十三人受傷。昆明大學教授及中學教員二百餘人，爲抗議國民黨當局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宣佈罷教。各階層人民已經動了公憤了。

在昆明慘死和受傷的學生，他們是手無寸鐵的，他們所要求的不過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這種和平是國民黨當局早已開過無數次支票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都是和平的手段。但是只要真正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國民黨當局就經過其宣傳機關中央社，把他們叫做「陰謀份子」，叫做「共產黨」就以手榴彈做答覆，就以武裝屠殺做答覆。屠殺還不算，中央社還說這屠殺的兇手是所謂「陰謀份子」。等到西洋景揭穿，中央社才不得不承認這些人是「第二軍官總隊學生」，是「失業軍人」，實際上誰不知道真正的兇手，真正『的陰謀份子』，就是國民黨當局自己。

昆明大學教授指出：國民黨的昆明衛戍司令關麟徵是這次慘案的主要負責人，可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一手掩蓋天下人的耳目是不可能的。

昆明慘案是當前全國政局的一個縮影。在昆明國民黨當局把要求和平的學生加以無情屠殺，在全國國民黨發出『剿共』密令，調了二百萬大軍進攻解放區軍民，其原因也只因爲解放區軍民要求和平。國民黨宣傳機關污蔑昆明要求和平的學生爲『陰謀份子』，國民黨宣傳機關同樣以『匪軍』『匪徒』『破壞交通』『背叛國家』等來污蔑解放區軍民。真正像昆明慘案中所表現的一樣。國民黨宣傳機關所加諸別人的徽號與罪狀，用來加諸國民黨當局自己就恰恰合適。國民黨當局在昆明屠殺了昆明學生，都說兇手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別的什麼『陰謀份子』。國民黨當局在全國也正在做同樣的勾當，似乎他的所以不得不『剿共』是因爲中國共產黨要『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爲『八路軍，捉了老百姓，放在軍隊前面，向『國軍』打衝鋒，』因爲八路軍中有日本砲手等等。但是事實總是事實，屠殺昆明學生的『陰謀份子』正是國民黨當局自己。從人民手中奪取政權並企圖保持一黨獨裁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捉了老頭子剃了鬍子充當壯丁，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勾結敵僞，屠殺中國同胞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貪污腐化，弄的天怒人怨的，也是國民黨當局自己。依仗外力欺壓人民的，更是國民黨當局自己。

昆明慘案說明了誰要和平，誰在國民黨當局眼中，就是敵人，這種敵人那怕手無寸鐵也要加以恫嚇，最後就置之死地。

昆明慘案說明了國民黨當局所允許給人民的『民主』，並無絲毫真正民主成份，而是手榴彈的爆炸。國民黨統治下的『自由』，只是劊子手屠殺人民的自由。

昆明慘案說明了國民黨當局的所謂『統一』是什麼東西。昆明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所依賴外力以陰謀暴動手段驅逐異己之後才『統一』起來的。當龍雲在雲南執政的時候，雲南政治雖然還有缺點，但總還沒有發生過屠殺人民的慘案，而且人民還有若干民主權利，國民黨當局把雲南『統一』起來不過兩個月，人民的血肉就在炸彈爆炸聲中飛舞起來。昆明慘案在全國說來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以來，將近二十年中間所沒有發生過的大慘案。這種公開屠殺的手段，只有北洋軍閥一類的反動派才用。國民黨當局自一九二七年以來，屠殺了四五十萬進步青年，現在國民黨的特務還在繼續着天天殺人，集中營的黑幕是不能告人的。胡世合慘案一類的事情天天發生着，對解放區軍民的屠殺更是天天大規模實行着。但國民黨當局一直瞞着人民，一直裝扮着似乎自己比『北洋軍閥』要文明一些。現在請大家看看，再請大家看看，如果國民黨當局照他自己的意志把全國也『統一』起來之後，國家會弄成什麼樣子？毫無疑問不會有其他樣子的，會有的只是比北洋軍閥更陰險，更殘暴，更惡毒，更厲害，更精緻的法西斯帶軍閥獨裁。人民休想有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的保障。

我們對於昆明的學生與教授表示我們極其真誠的同情。昆明學生與教授的命運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命運。我們聲援在苦難中的昆明學生與教授，因為他們的奮鬥就是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鬥爭，是這個鬥爭的一個部份。

轉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東北日報

『一二·一』運動經過

日寇投降後，國民黨反動派依賴美帝支持，一面以陰謀暴動手段，在抗戰後方驅逐異己，併吞地

方勢力；一面發出『剿共』密令，調動大軍進攻解放區，妄想以其法西斯軍事獨裁『統一』全國。

昆明是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中心，西南聯大與昆明學聯在昆明民主運動中一向起着骨幹作用。同學們看到蔣匪撕毀了『雙十協定』，發動內戰，使全國烽火漫天，血腥遍地，而人民迫切要求的是和平民主。於是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門學校和三十二個群眾團體，不顧國民黨匪幫的鎮壓與阻撓，決定於十一月廿五日晚上，在雲南大學禮堂，聯合舉辦反內戰時事座談會，敦請各方面專家演講，使大家對內戰有一正確了解，然後共同起來，以人民的力量制止內戰。

這個消息公佈後，在廿四日座談會前一天的晚上，蔣匪忠實走狗李宗黃、關麟徵等主持的所謂『黨政軍聯席會議』，公佈了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同時威脅雲大當局，不許借用禮堂。

威脅、阻撓、破壞，嚇不倒昆明青年學生爭取和平民主的決心，會場改在聯大新校舍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座談會照舊舉行。盡管國民黨憲警特務包圍了聯大校舍，在通道戒嚴，禁止通行，然而聽衆仍從各處擁來，有學生、工人、職員、軍人和關心國事的市民，約有六七千人。

會上全國知名學者專家褚輔成等，分別從政治、經濟、國際各方面指出蔣匪發動內戰是違反人民意志，違反時代潮流，是侵害人民生存權利的反動行爲。避免內戰，必須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講演正在熱烈進行時，電線被特務割斷，包圍聯大的憲警用步槍、機關槍從圍牆外面向會場射擊。但是富有鬭爭經驗的昆明學生，早已準備了氣燈，在極短促而輕微的騷動之後，很快就鎮定下來，大家爬伏在地上聽講，座談會照舊繼續下去。

這時槍砲聲響成一片，愈來愈密，流彈從聽衆頭上飛過，草坪附近的房頂落了不少子彈。社會學